

日思夜想中 书信变成艺术品



《里尔克传》
作者：[英] 唐纳德·普拉特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是既没人写信也没人写传记的。这句曾经自信满满的话，快被我们这个时代的推翻了。《见字如面》和《朗读者》这两档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走红，真正让我们意识到书信这类私密性的文字的巨大魅力。但是我们追逐的热情背后是一种文体巨大的缺席，当一封书信辗转多日才到收信人手中的时候，简单的文字背后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时间慢下来，凝固成岁月的静思，书信中的每一行文字都浸透了长路远途的艰辛和跨越千山万水的羁绊。

《里尔克传》中，里尔克是一名抒情诗人，虽然去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在欧洲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天才诗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给他遥寄情书等各种信件，这其中就有俄罗斯一位大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发出了文学史上最深情呼喊：我要和你睡觉。如果没有书信这种文体，我们不知道会错失掉文学史上多少重要的场景。

这本传记有六百多页，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来介绍里尔克的朋友圈，讲他不断地旅游、写作、结识各种艺术家和贵族赞助者的过程。读完这本传记，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他在《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等诗歌中的天才，但是这并非他最擅长的作品，他最擅长的是书信。比如早在他决定作为一名艺术家去生活的时候，他就写信给那些文坛大佬，去求得他们的同情和帮助。其中一封信，他这样写道：他们说艺术不过是从办公室什么地方回家之后，闲暇时间的娱乐。我发现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对我来说，它事关信仰，谁不怀着全部的热望和内心的一切献身于艺术，谁就永远不会达到最高的目标，他就不是个艺术家。想想这段文字如果在《见字如面》的节目上读出来，不知道会安慰多少文艺青年的心。

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里尔克总是渴望守护自己的孤独。这大概也是他一生的矛盾所在，渴望日常生活与渴望孤独总是来回拉锯。里尔克的一生结识了无数的女人。在传记中，那些昙花一现的女性，我们甚至都无法记住名字就从他生命中消失了。但无论是那些打赏他的贵族女性，还是不远万里给他写信的粉丝，甚至偶遇的路人，他都一视同仁——一旦他意识到这位仰慕的女性

的存在，他就会疯狂地写信。正是这些信件，而不是他的诗歌，构成了这部长达六百多页的传记的主要内容。所以开篇伍尔夫的那句话是对的，如果没有这些书信的存在，我们根本无法了解里尔克的真正生活。

而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试想下，为了给某位名人作传，了解他的生活，我们只能翻遍他的电子邮件、QQ、微信聊天记录。所有社交媒体上保存的这些易逝的文字——百年之后，这些电子媒介也许已经升级到了更高的版本，也许那时候保存在这初级版本上的文字早已消失不见了。就算依然保存，也没人会知道如何找出来。文字在电子载体上的神秘性已丧失殆尽，我们无法想象王尔德在监狱里写给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勋爵的长信《自深深处》是从iPad上发出的。我们也无法想象，海明威在苹果笔记本上，写了六七千封信。因为在他看来，通信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看看这些信件的对象：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格特鲁德·斯坦因、詹姆斯·乔伊斯、菲茨杰拉德……如果没有这些信件，文学史至少会缺少很多厚重的页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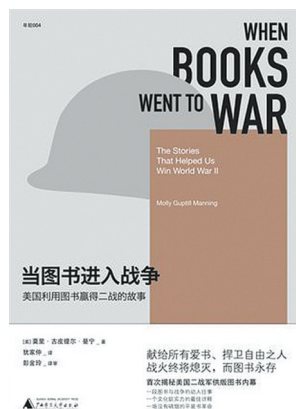
以前的人，为什么喜欢写信，而现在的人为什么不喜欢写信？问题的答案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生活在电子化时代，电子媒体的信息比信件的传递方便快捷很多。但不仅如此。书信代表了一种距离，也代表了一种深情。写信这种姿态提醒你，你关心的人并不在身边，你需要这些文字代替你去表达你的关心和想念。但书信更微妙的地方在于，书信的传递需要时间，而时间延宕和沉淀了这种情感表达。经过漫长的过程，我们才能读到信件，在日思夜想的盼望中，此时的信件已从普通文字，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思郁）

新书上架



《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
作者：[日] 夏树静子
译者：李昊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时常能看到英美法系的译介，却少见介绍日本司法的图书。这本书就试图为我们再现日本近百年来的司法历程。只是作者夏树静子本是个推理小说家，她在本书里也像写小说一样用从一切开始的现场写起，让原本无趣枯燥的司法审判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现场感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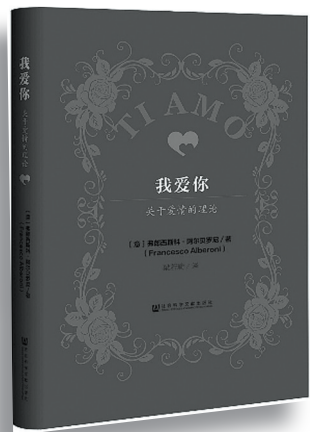


《当图书进入战争》
作者：[美] 莫里·古皮提尔·曼宁
译者：狄家仲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多人都说读书无用，没想到战场上图书竟然能成为武器。二战期间，纳粹大肆禁书，“尽管在1933年时，美国没有认识到焚书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开始，‘但我们现在明白了’。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所有被焚的图书而进行的，是为所有纳粹企图禁止的声音而进行的”。

“胜利图书运动”即是开端，1942年，仅两个月，运动便募集到了400万册图书。然而，其中1/3因笨重而不能满足战场上士兵的需求。此后，美国图书协会便展开了“军供版图书”项目，专为参战美军提供小巧又轻便的特制平装书。

爱情：真实与想象



《我爱你》
[意] 弗朗西斯科·阿尔贝罗尼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或长相厮守，或渐成路人，也或许间隙丛生，翻脸成怨偶。爱情是个千古谜题。我爱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阿尔贝罗尼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讨各种类型的爱情，先后发表了《求偶之歌》《初恋》等，他跃上国际畅销书榜。关于爱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就叫作《我爱你：有关爱情的理论》。对于渴望爱情的男女，理论固然像是纸上画的大饼，但或许多少有点给人启发。

爱情这个话题太宽泛，建构与此有关的理论，需要有好的借力点。《我爱你》共二十章，作者紧扣情侣的类型和爱情中如性、嫉妒、放弃、征服等主要表现，试图探索爱的本质特征以及处于爱恋之中的人们的心理变化。每一章分成几小节，基本上每一节都会提出一个小论点。比如，作者说：“我们有可能在几天之内甚至是几小时之间，忽然就坠入情网，爱上一个我们素未谋面的人。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一见钟情’。”然后，作者举例，“‘都灵男人’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讲述了他的故事之后，作者开始分析，逐渐推导自己对此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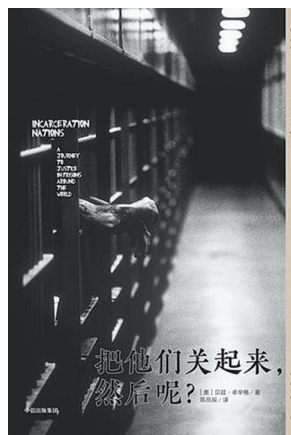
这样的体系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作者的论述方法也是比较简明的。不过，依照严格的科学实证标准，作者的这种研究方式有点问题。因为他是论点先行，事先已经归纳好一种模式，然后用故事去套这个模式，再经由剖析这个故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书中的故事都是事先精心选择好的，作者从各种文学、影视或者新闻报道里高度提炼出符合需求的各类形象，分别冠之为“都灵男人”“学生”“指挥官”“RIK女士”等，很像是固定化的编码符号。作者未采用通常心理学书籍里经常出现的问卷调查，也没有任何亲身参与的实验观察，当然，我并不是说调查或实验就能保证客观，心理学向来充满主观意识的流动。

缜密的理论大多抽象。爱情如

此扑朔迷离，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就爱情这种特性，简便易行的分类归纳法也有它的好处。至少我们可以从某种类型中找到某种参照吧。

某种程度上，我以为，心理学确是各种投射的集合。譬如，一见钟情。心理分析学者主张，一见钟情时我们并不了解对方，我们在对方身上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心理的投射。我也讲一个爱情故事，来自新闻：地铁上一见钟情，却失之交臂，男孩念念不忘，为此建了网站“我梦中的纽约女孩”，终于在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女孩，并且如愿成了恋人。故事的结尾，几个月后，他们友好分手。因为他们发现彼此并非自己真正想要的爱人。我们在心中其实早已织就了“梦的衣裳”，当然它最终的归属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方向。每个人都企盼爱人会在自己的未来蓝图里。为什么说爱需要磨合？为什么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因为真正在一起之后，我们会发现双方的生活习惯、脾气性格、爱好兴趣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向往的爱情有很大成分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远处的是风景，近处的才是人生。

好的爱情，能够激发彼此的抱负和渴望。我喜欢苏格拉底的阐释，哲人说爱情应当保持既非满亦非空，不断追求由空到满的状态。我想，在这样的爱里，彼此都能不断成长，既能拥有自我又能契合对方的想象。这时候，爱人的眼睛会投射亮晶晶的光：“我爱你。”（林顿）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作者：[美] 贝兹·卓辛格
译者：陈岳辰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大方

曼德拉曾经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一句名言，“据说没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监狱就像一面丑陋的镜子，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最清晰的缩影，在监狱的日子好比是经过提炼浓缩、充满讽刺的人生”。贝兹·卓辛格受此启发，决定亲眼看看世界各地的监狱究竟什么模样，她走访了卢旺达、南非、乌干达、牙买加、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挪威九个国家，《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就是卓辛格这段特殊寻访旅程的真实记录。

卓辛格从最基础的层面揭开监狱这座隐秘空间的面纱，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宗和）